

(台湾) 古龙

風塵俠隱鷹爪王



上

(台湾) 古龙

風塵俠隱鷹爪王



中

(台湾) 古龙

風塵俠隱鷹爪王



下

侨出版社



200086307

840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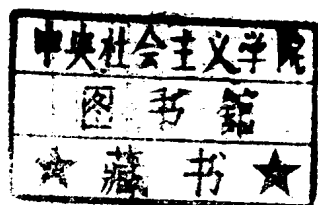
I 247.4
87

风尘侠隐鹰爪王

(原名《淮上英雄传》)

(台湾) 古 龙

(上)



中国华侨出版社

84074

I247-4
8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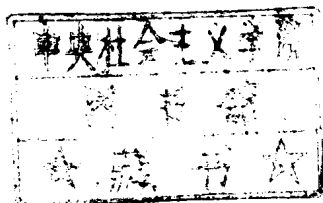
200086290

风尘侠隐鹰爪王

(原名《淮上英雄传》)

(台湾) 古 龙

(中)



中国华侨出版社

84076

I247.4.
8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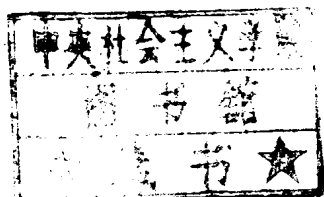
200086316

风尘侠隐鹰爪王

(原名《淮上英雄传》)

(台湾) 古 龙

(下)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京)新登字 190 号

风尘侠隐鹰爪王(上、中、下)

原名《淮上英雄传》

(台湾) 古 龙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
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邮政编码:100028)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北京水电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638 千字 29、625 印张

版 次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0 册

书 号 ISBN7-80074-564-3/I·257

定 价 (上、中、下三册)14.80 元

内容简介

潼关提督截获到鹰爪王的一封信，便以交通叛匪的罪名逮捕了送信人鹰爪王之徒华云峰及收信人。华云峰与提督手下统领一招面，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此人正是鹰爪王师徒在江南追踪多年的大盗、断眉老么石灵壁。这时，鹰爪王也来到潼关，新恨加旧仇，他决定痛施杀手；石灵壁也广邀高手。一时通臂猿、夜行千里、空门女侠，雪山二丑、神行羽士、夜鹰子……齐聚潼关；黑白两道，各门各派，大侠剧贼，三教九流，潼关一场血战，牵扯到大江南北整个武林界。正当以凤尾帮和淮阳派为首的敌对双方拉开战幕之际，神秘莫测的十二连环坞又悄然出动……

10007/14

目 录

第一回	走风尘失书贾祸·····	(1)
第二回	布疑阵爱徒失踪·····	(106)
第三回	探荒园铁掌毙凶·····	(205)
第四回	乾河甸帮匪再寻仇·····	(331)
第五回	金刀叟巧试轻身术·····	(406)
第六回	寄柬留名胡香主乔装术士·····	(497)
第七回	西川双煞设青竹桩·····	(592)
第八回	矮金刚技惊秦中三岛·····	(643)
第九回	追云手雁荡再现侠踪·····	(777)
第十回	小龙王涉险探虎穴·····	(863)

第一回 走风尘失书贾祸

清同治初年，发捻猖獗。陕西告急，京畿震动，捻酋以二十万众，三路攻陕。幸经多隆阿将军率兵往剿，大破捻贼于荆紫关，捻贼遁走。可是各处依然是萑苻遍地，宵小横行，尤其是陕豫两省接境的地方，防守最为吃紧。潼关、武关、荆紫关等处，跟河南接境，恐怕从河南阙乡、芦氏、熊耳山各地窜过捻匪来；所以各关隘全驻守重兵。但华阴县南，商南一带，仍潜伏着不少发捻党羽，不时扰动，居民一夕数惊，不得安枕。清廷诏授多隆阿将军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多隆阿遂坐镇陕西，调派各地劲旅，分驻各关隘，镇抚盘查，不遗余力。

这日正当午后，潼关守备武建勋，督饬弁勇，检查过关的商旅，忽有一个游民模样的汉子，慌慌张张来到关上告密；守关的弁勇，把他带到守备武建勋面前，问他有什么事求见。这个游民说是事关重大，请守备大人得容他屏人密禀。守备武建勋迟疑半晌，遂准许他的请求，把他带到关旁营房里问话。

在当时驻防各师旅，以及各府州县，全悬有重赏，凡有

举发通匪窝匪的，只要问实了，立刻予以厚赏；若是有功名的，并可晋级提升，并且保守举发人姓名的秘密。这一来虽是肃清了不少匪患，可是弊窦丛生，挟嫌报复，栽脏构陷的，时有所闻。

当下潼关守将武建勋，把这游民带到营房里，屏退左右，凛然和气地问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那里人？有什么重大事来告密？只管说来。”

这游民遂说道：“小人名叫阮松，是这华阴县本地人，素日做小生意为生。因为长毛闹事，生意不赚钱，把本钱吃光。今日小民到亲戚家去探亲，临回来，看见前面一人，行色很是慌张。正走在平阳街口，从身上掉下一个纸包。小人拾起来时，本想立刻还给他，只是这人行色惊慌，好似有什么紧急事故。小人动了疑，遂把掉的小包打开，里面油纸封裹着一封信，收信人却是我们这华阴县的大财主杨文焕杨二老爷；发信的地名，只认的临淮。小人想这临淮乃是发捻盘据之地，去年我们这里窜过来的匪首张乐行，听说就是在临淮关盘据。小人遂多了疑，暗把信拆开，可惜我识字不多，信里字写的太潦草，不过大概的情形说是张乐行奉伪忠王命，与两个同党，三路会兵来夹攻陕西，教这杨文焕赶紧到淮上避祸。小人是这本地的老百姓，只盼本地别再遭劫；倘若长毛子再打来了，那还能活？遂把这封信收起来，暗缀着这人，他在潼关厅左近落了店。小人一想这事关系重大；故此到大人这里来告密举发。”说到这里，从怀中掏出一个纸包，递给了护兵，护兵呈给了守备武建勋。

武建勋听这阮松一番话，深为惊讶，从护兵手中把纸包接了过来，打开一看，这封信封皮上写：“华阴县龙潭街，杨

二老爷杨文焕升后”，下款是：“道隆自临淮关拜缄”。封口竟已拆开，遂把信笺抽出来，从头细看，好一笔行书苏字，写得笔走龙蛇，苍遒劲古，上面写得是：

文焕仁兄青鉴：湘江分袂，三载于兹，每忆丰仪，时深渴想。当年弟困厄穷途，非我兄慷慨解囊，贱躯早填沟壑，每念热肠侠骨，令弟没齿难忘。弟连年奔走风尘，依然故我；唯贱躯粗适，堪告故人耳。闻忠王李秀成传令张乐行等，会兵三路夺取关中。我兄所居，适当其冲，似宜速作趋避，免罹兵燹。见信可速偕宝眷随华云峰暂来淮上。时机迟促，万勿选延；弟有要事羁身，稍事摒挡，或当亲赴关中，躬迓行旆也。把握匪遥，不复缕缕，书不尽意，敬请钧安，并候潭第清吉

弟王道隆顿首

守备武建勋把信看完，眉头紧皱，暗想这事颇有些棘手，信中并没有通敌的字样。不过临淮关一带，已陷入贼手多时，怎么倒要到那里去避难？捻发盘据之区，我军全派有暗探刺探贼情。李秀成既有取关中之意，怎么我军一点风声没有？这写信人不过是个平民百姓，怎会知道这么清楚？并且对于发捻的称呼显有尊崇之意；杨文焕跟王道隆莫非有重大嫌疑？

武守备再一端详这告密的阮松，双瞳闪烁，面露惊惶，已大半猜出他得这信的原故。遂和颜悦色向阮松说道：“看不出你是一个平民，对于地方安危倒这么关心，实在难得。只要不是挟嫌诬告。能够仗义举发，消弭隐患，一定给你厚赏。这个下书人现在住那里？”

阮松答道：“这人就在潼关厅附近的福星店住着哩。”

武建勋又问道：“你上营盘来告密，你为什么不到本地方官厅去告发呢？”

阮松道：“小人知道杨二老爷是本地的财主，从前又作过官，手眼很大，若是到潼关去举发，恐怕小人白费这片心，倒作成了衙门里衙役三班们一水好买卖。究其实小民跟这杨二老爷无仇无怨，不过他若真跟长毛子勾结，将来难免地方遭难，小人决不是贪图赏银，拿人性命来换富贵，小人实是教闹反闹怕了。”

守备武建勋道：“很好，这件事关系着数十万性命，我也不敢作主。你现在先不能走，等候把这事办完了，必有重赏，我得到大营去报告军门。”武守备即吩咐手下的护兵道：“你们先把他带下去，不准难为他。”容得把阮松领出去，武建勋又吩咐手下的弁勇们，对阮松严加看管，别教他走了。武建勋忙备了一匹马，不带随从，径奔大营。

这里驻屯的大军，正是钦差大臣多隆阿将军所属吴提督的部下，镇守潼关，武关，大营就扎在华山下。华山上设有望台，烽火台，多隆阿却驻节在长安。

这位吴提督官印大业，出身行伍，随多隆阿将军转战大江南北，以军功战绩，才得有今日。只是吴提督虽是骁勇善战，性情却十分暴戾，治军严厉，瞪眼杀人。自从作了提督，却有些近于声色货利。凡是匪案，遇到他手，便不容易逃出手去；所以商民竟给他加了个吴剥皮的绰号。

武守备来到大营，在门卫上报到，请中军官给回话，就提有军情密报面禀。

中军官进去，不多时出来，向武建勋道：“军门传你进帐

去回话。”

武建勋答了声：“是”。随着这中军官绕过中军大帐，往后走出一箭多地去，前面平排着三座大帐篷。当中那座帐篷前，侍立着四名差官，帐篷左右站着十六名小队子，每人怀抱一口明晃晃的鬼头刀，肃然侍立，鸦雀无声。

行近帐前，中军官用马蹄袖一掸武建勋，武建勋忙往旁一站，连大气全不敢出，中军径自进帐。不大工夫从帐篷里出来，向武建勋一点手，武建勋轻着脚步随中军官走进帐中。吴提督一身便服，巍然坐在椅子上，手中正托着一只银水烟袋，差弁们一旁伺候着。武建勋忙行了大礼，起来侍立一旁。

吴提督问道：“武老弟，可是关上有什么事么？”

武建勋遂把阮松告密的事面禀与提督，又把那封信呈上去。

吴提督认识字有限，这封信倒有一半不认得，只略看了看，放在桌上。皱眉说到：“这杨文焕为富不仁，某随将军提兵至此，叫他捐资助饷，他只报效了一千两银子。发捻要占据关中，恐怕他连性命全保不得。这次虽没有显然的反迹，他也难脱通匪之嫌，那下书人捕获没有？”

武建勋道：“此人落在潼关附近福星店，卑职已派人监视住了。”

吴提督道：“好，不要教他走脱了。”随吩咐击鼓升帐。亲兵立刻传出话去。武建勋也往大帐外伺候。三通鼓击过，各营中副参游都守，全到大帐伺候。

不一时，吴提督升帐，弓上弦，刀出鞘，气象森严。

吴提督升座之后，传令道：“副将周得功听令！”从旁闪出一人，向上请安道：“卑职在。”

吴提督道：“你挑选一百名马队，驰赴华阴县龙潭街，把杨文焕满门查抄，押到大营听审。”又令守备武建勋到潼关厅附近福星店，把下书人捕获，解大营发落。

周得功，武建勋领令，退出帐外，周得功调齐了一百名马队，带队驰赴华阴县龙街旁，依令去办理。守备武建勋仍然返回潼关，挑选了二十名健卒，两名把总，教阮松做眼线，赶到潼关厅旁福星店前。

离着店门很远，早有先派来的便衣兵奔迎上来，向武守备报告；说是：“从到店门口时，监视出入客人，到现在只有投店的，没有离店的。”

武建勋一摆手，兵卒退去。武建勋遂令带来的弁勇，拔十二名由把总统带着把福星店包围，禁止出入，随带着一名把总，八名健卒连阮松一同进店。

福星店伙计们，见突然进来一位武官，一位把总，一个小打扮的人，带着八名跨腰刀的官兵，分两行拥护着这位武官往里走，店门也被官兵把守住，店伙们立刻惊慌起来；赶紧到柜房招呼掌柜的跟管帐的先生来看。其余的店伙和院里的客人，不知出了什么乱子，惊惶得不知所措！

武建勋向站在过道里的店伙喝叱道：“店里不用这么蝎蝎螫螫的，今日由潼关混进来奸细，有眼线缀下来，说是住在你们这店里。今天住了几个新来的客人，快实说？”

掌柜的从柜房出来，满脸堆笑的向武建勋请了个安，往旁一站，说道：“跟大人回，小店是二十多年的老字号了，历来是按着规矩做买卖，所有住店的客人，姓名籍贯，全都登在店簿子上，以便地面上检查。”一边说着，把一本蓝皮红签的店簿子递过来。

武建勋接过来。掀开一看；本日只有两个新来的客人，一个是“王永德，河南人，业商。”一个是“华云峰，安徽人，业商。”武建勋向掌柜的问道：“这店是你开的，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掌柜的赶紧答：“小人姓赵，名赵星华，求大人多恩典吧！”

武建勋道：“赵星华，你做买卖规矩不规矩，我管不着你。不过现在据眼线密报，有奸细混进潼关；落在你的店里。我是奉命来查办，只要痛痛快快的把奸细捞着，我格外体恤，向军门回话时，给你往干净上摘落。可是你要是泄露风声，图财卖放，你可提防你的脑袋！赵星华你听明了没有？”

掌柜的吓得躬着身子连答：“是，是。”

武建勋向院里瞥了一眼，这时院里的客人全怕事情沾惹到自己身上，全都悄悄的溜回屋去。武建勋厉声向店主道：“赵星华，新来的客人都住在那间屋里了？”

店主答道：“姓王的住在北三号，姓华的住在南七号。”

武建勋大声说：“查店！”那把总跟八名兵弁齐答了声：“是。”立刻冲进店院。武建勋也随着往里走，掌柜的赵星华紧跟在身后，武建勋说了一声：“先从北一号房查？”

掌柜的抢了几步到了北一号房门口，把风门拉开，高声说：“查店。”随往旁一退，有两名弁勇，呛啷的把腰刀拔出来，走进北房。武建勋拿着店簿子，向客人盘问。盘问完了，又把行李衣物搜检了一遍；没有什么可疑的，又查二号房。

武建勋是怕直扑那姓华的南七号，容易把差事办惊了，所以故意沉住了气，先查别的客房。赶到挨次查到南七号；眼线阮松也从后头溜过来，站在武守备的身后，店主一拉南七号的门，屋中客人，早在门口站着了。

武建勋一看当门而立的这个人，也就是二十多岁，面皮白皙，剑眉朗目，细腰扎背，仪表不俗，穿着件蓝绸长衫，薄底缎鞋，油松松的一条辫子拖在脑后；于文雅中寓英挺之气。武建勋厉声问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那里的人？”

这人不慌不忙的答道：“商民姓华，名云峰，原籍是安徽人。”

阮松在武建勋的背后说道：“大人，别教他走，就是他。”

武守备微扭头低叱道：“不要多嘴，我知道。”随向华云峰问道：“你从哪里来？进潼关有什么事情？讲！”

华云峰答道：“商民是由临淮关来，到华阴看望个朋友。”

武建勋冷笑道：“你这位朋友大概是姓杨吧？”华云峰不由一怔，武建勋把脸色一沉，厉声问道：“华云峰，你从临淮关来，好！临淮关被发捻盘据多时，你既然从那里来，定知贼众何时取我潼关吧？”

华云峰面色一变，满面怒容的答道：“商民不明白大人的话，商民奉公守法，匪众取潼关不取潼关，商民那会知道！”

武建勋道：“你不用巧辩，你进潼关遗失了什么东西没有？”

华云峰忙答道：“大人可是捕获了窃贼吗？”武建勋道：“窃贼不窃贼与你何干？”

华云峰道：“商民来到潼关，因为进潼关时，得经关上驻防的官兵检查。人多拥挤，商民一时大意，被贼窃偷去一个小包，还有几两银子，丢了几两银子倒是小事，纸包中给人带的一封书信，失落了实无面目回去。要是大人已把这封信得着了，赏给商民，感恩不尽！”

武建勋冷笑着说道：“这一说，信的确是你的了！信封上